

掛失自己 ■ 璿璿

瀛苑副刊

離開青澀的多年之後，我決定掛失自己。

今夜，異常地冷清，連平常響個不停架的答錄機也不響了，突然不習慣這種寂靜。一看原來是那大一個不在也有的照片了。只是被遺忘了許久許久。

多年前，初由南部鄉下北上求學，走在台北火車站街頭，隔不了幾步，就有乞丐討錢，在才明長大者憫的的碗裡，包拗是票。裏下過同地，零錢變成了零錢，驅使時間的變成了視而不見。

爾虞我詐的人，紛爭中，逐漸掛失了的原本的天真笨拙，浮的沉過後，壓住臉雲煙，取而代之以別冷室受傷的眼。真神。

只要不經意瞥見對方就可堅信，與奮好幾天純真的初戀，現在來幾早底。怎麼明白慘會不是臉頰。對而改後，戀落淚，因為真正的情眼，對諾，只會落在心底。

錢多了之後，喜歡的東西逐漸在房裡堆砌成小丘，卻老是嫌不足，總是計劃著下一樣該買些什麼。在物慾填充的心裡，掛失的是簡單的生活，以及簡單生活下所帶來的快樂。

寂寞傾倒在我與相本相距十公分的中心，暈開再暈開。突然懷念起以前的自己，一無所有卻快樂滿足的自己。事情總是這樣，該掛失的沒有掛失，不該掛失的卻總是掛失了。於是，我決定掛失自己，現在的自己。

我想，我找到了一些新的空間，以及自由。一種隨著感覺呼吸的純粹自由。

2010/09/27